



地下儿童团

胡 树 国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写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新四军第五师领导下，平汉铁路南段少年儿童反对日寇奴化教育的小说。

书中描写铁强华等少年儿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日伪办的学堂里戏弄教师、巧惩校长、智斗日寇；在千里铁道线上张贴传单、锄除汉奸、袭击火车、争取伪军反正等，使日伪推行的武力镇压和怀柔顺化相结合的政策宣告破产。故事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，中国的少年儿童是奴化不了的。

地下儿童团

胡树国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1插页 129,000字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3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34 定价：0.52元

目 次

一	牛角湾·····	(1)
二	鬼子办起了洋学堂·····	(13)
三	汉奸在学堂杀人·····	(31)
四	铁强华弹打杨仁斋·····	(45)
五	我爱我的祖国·····	(53)
六	任务·····	(69)
七	火红的红缨·····	(79)
八	打陀螺·····	(90)
九	巧用马蜂·····	(107)
十	大刀进行曲·····	(120)
十一	戳穿谎言·····	(131)
十二	鬼子搜查·····	(145)
十三	锄奸·····	(156)
十四	接关系·····	(165)
十五	夜袭火车·····	(179)
十六	在狱中·····	(192)
十七	卢三反正·····	(205)
十八	救战友·····	(219)
十九	投入新的战斗·····	(227)

一、牛 角 湾

湖北、河南边境有一个五千多户人家的城镇，东临群山迭嶂的大别山，西靠连绵起伏的桐柏山。市区地势平坦，由大别山奔腾而下的清澈碧绿的沙子河，环绕市区蜿蜒流过。对面陡峭的金牛山拔地而起，象一座独特秀美，高耸云端的宝塔。

平汉铁路象大地的动脉穿过市区。火车站在市区东面，跨过铁路再往东，有一个铁路工人聚居的村子，村子北大南小，中间成弓背形，象一个弯弯的牛角，人们管它叫“牛角湾”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爆发了一起震撼千里铁道线的少年儿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。

那是一九四三年深秋。

天空阴沉沉的，大团大团的乌云从天边压了过来。凄厉的西北风把车站上的煤灰刮得漫天飞舞，到处一片灰濛濛。枯黄的残叶在急风中旋转着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“呜——”几辆鬼子摩托车开过牛角湾，接着十几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，押着一群

“囚犯”，缓慢地走过来。这群人衣服破烂，满脸血痕和尘土，骨瘦如柴。鬼子用小指头粗的铁丝穿过他们肩上的锁子骨，把他们连成一串。他们的肩上淌着血，痛楚地摇摇晃晃地挪动着脚步。

牛角湾的铁路工人、妇女和小孩，惊恐而又十分怜悯地目送这些即将被杀害的无辜者。

“囚犯”们渐渐地走远了。一个十二、三岁的，打着赤脚的男孩，在这群不幸的队伍后面跟了一阵，就站在高坡上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木呆呆地瞅着他们远去的背影。

哒哒哒，哒哒哒——

金牛山下响起急剧的枪声，那群“囚犯”一个个踉踉跄跄地栽倒在地上。枪声中夹杂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的壮烈的口号声。

站在高坡上眺望的男孩，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用手蒙着脸，呜呜地哭着朝牛角湾跑去。

牛角湾村头，靠马路边，有一间破屋。墙壁是用烂砖头和黄泥垒的，屋顶上覆盖着一层麦秸，麦秸上零乱地压着一些脸盆大小的破铁皮。门楣很低，出进都得低着头。门口有一棵八、九丈高的洋槐树。如今西北风一刮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，一只黑老鸹蹲在枯枝上，令人心烦地哇哇直叫。

赤脚小孩带着满腔愤怒和不平，鼓着小嘴，气冲

冲地朝破屋走去，刚到门口就大声嚷道：

“妈，鬼子又杀人啦！”

走近一看，门关着，推门进去，屋里空无一人。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呼呼地出闷气。

不一会，从门外走进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。她，中等身材，虽然苦难的生活在她脸上悄悄地布下了皱纹，面色显得蜡黄，但她的头发依然乌黑，闪光的眼里，透露出坚毅、善良的神采。走路很快，动作麻利，看上去精明强干。她端着一个上了釉的瓦钵走了进来。

赤脚小孩名叫铁强华，见妈妈进来，连忙悲哀而又气愤地说：

“妈，鬼子今天又杀人啦，那些人真可怜，死时的叫声，刺得人心里多难受啊！”

顷刻，妈的脸色气得发白，胸脯急促地起伏着，愤愤地骂道：

“强盗！这批强盗啥坏事都能干得出来！”

“鬼子不把咱中国人当人，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。咱们中国人不晓得跟他们拚？”

“孩子，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。咱们中国人要想不遭人家杀害，就只有组织起来。没有组织，一盘散沙，想拚也拚不成。”

强华不作声，眨了眨眼睛，默默地思索着妈的话。

妈开始动手捅炉子，洗手合面。

“妈，我不想吃，肚子气饱了，吃不进。”

妈疼爱地说：“不吃咋行？你还是早上喝了一碗菜糊糊，再不吃，当心饿坏了身子骨。”

强华瞅了瞅面盆，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：“又是橡子面，我不吃，吃了肚子胀，屙不出来。”

妈怜悯地说：“不吃橡子面吃啥？咱家断粮两天了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这点面还是从你严大婶家借来的。要不，就得喝西北风。”

强华觉得妈说的对，不吃橡子面吃啥？吃大米白面？别说没钱买，有钱也买不到。停了会，他问道：

“妈，咱中国出产那么多大米白面都叫鬼子抢去啦？”

“是的，都叫鬼子抢去了，有的还运到日本去了。”

强华脸气得通红，挥着拳头骂道：

“狗日的真坏，咱们得把它抢过来！”

妈妈声音低沉而又柔和地说：

“小心点，当心鬼子听见。”

这时候大马路上传来了一阵沉重而又杂乱的钉子皮鞋声和隆隆声。

强华和他妈，提心吊胆地跑到门口张望。他们看见一队接一队的鬼子兵和伪军，傲慢地扛着三八枪、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，朝东边大别山开去。当官的穿着漂亮的军服，腰间挂着长长的东洋刀，神气活现地骑

着高头大马，得得地行进在队伍旁边；一群枣红的蒙古马和体格高大的骡子，拖着重炮和榴弹炮在马路隆隆地滚动；摩托车颠簸着向前急驶，扬起漫天的尘土。

“妈，他们这是去干啥？”强华憎恶而又好奇地问。

妈妈低着头，嘴巴紧贴着强华的耳朵，悄声地说：

“可能是进山扫荡新四军。”

“是不是爹说的那个打鬼子、打坏蛋、救穷人的新四军？”

妈吓得慌忙拿手堵着他的嘴，把他一把拉进屋里，骂道：

“死鬼，谁叫你亮着嗓门瞎咋呼，鬼子听到了咋办？”

“妈，我不怕，我长大了还要当新四军哩！”

妈惊愕地望着强华充满稚气的笑脸，严厉地问道：

“这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谁，爹呗！”

“你爹？”妈妈诧异地睁大眼睛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强华调皮地、滔滔不绝地说：

“哼，你们还瞒着我，我啥都知道啦。你们去年把我放到姥姥家，你跟爹、还有严大叔、严大婶、张祥叔叔都到新四军那里去过。”

妈脸色都变白了，她惊慌地掠了掠头发，问道：

“这是你爹告诉你的？”

强华天真地把嘴巴对准妈的耳朵，小声而又神秘地说：

“是爹跟严大叔谈话，我偷听到的。”

妈一把将强华拉到怀里，脸贴着脸，用粗大柔软的手抚摸着他的头，激动而又焦急不安地说道：

“好孩子，知道了就埋在心里，可不能对外人讲，讲了是要杀头的。”

强华偏过头，眼睛盯着妈的脸，黑瞳仁里闪着机智的神采：

“妈，你别害怕，我谁也不告诉，我长大啦，懂事啦。”

几句话，说得妈眼眶都湿润了，她爱怜地搂着强华的肩膀，感慨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强华长大啦，懂事啦，妈也放心啦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强华只吃了两块饼就不吃了。妈奇怪地问道：

“你咋不吃饱？”

“跟爹留两块，咱们都吃了，爹回来吃啥？”

“你尽管吃，你爹回来还有。”妈说着揭开锅给强华看，锅里还有四块饼。

“那明天吃啥？”

“明天再打主意。这苦年月，哪一天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”

夜晚，强华躺在被窝里，妈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他纳鞋底。强华望着妈那由于饥饿、操劳过度，脸上过早地刻下了又粗又深的皱纹，心里一阵难过。他懂事地说：

“妈，当心把身子骨累坏了，我不穿鞋。”

“不穿鞋扎脚。”

“我惯啦，不怕扎。”

“冬天到啦，不怕扎也冷。”

“您快睡吧。妈，我不怕冷。”

“快闭上眼睛，别替妈操心。”

妈给强华掖好被子，又专心地纳起鞋底来。纳着纳着，想起强华这孩子苦里生，苦里长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不禁暗暗掉下泪来。

强华出世时，他爹在江岸机务段抬煤。穷得别说给月母子买老母鸡，连条鱼也买不起。大人没有奶，孩子成天饿得哇哇叫，他爹难过得唉声叹气，想来想去，决定到武昌徐家棚机务段他表叔那里借几个钱。为了早去早回，便抄近路，穿日租界到粤汉码头搭船。可是到了日租界，日本人不准过。他爹是个性情刚强的汉子，不服气地说：

“为啥不准过？”

那日本人显出高傲的神情，拿棍子轻轻地敲着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这是规矩。”

他爹一看，火冒三丈，气得猛地一脚照牌子踢去，愤愤地说：

“这是中国的地盘，中国人就是要过！”

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巡捕，说他故意闹事，扭住他，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，打得头破血流。中国警察过来也不敢管。他回来气得倒在床上躺了三天，嘴里一个劲地骂：

“蒋介石这狗日的太无能了，让外国龟孙子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。”

他盼望着有一天能打倒蒋介石，建立一个新中国，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，把那些欺侮咱们的外国人统统赶走。这样他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字，叫“强华”。

强华没有奶吃，过了两天又得了病，渐渐地瘦得皮包骨头，奄奄一息。幸好他表叔听说了这件事，亲自把钱送了过来，这才买了些鲫鱼、黄花一类的东西，把奶催下来，又抓紧治病，挽救了孩子这条小命。可是由于大人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久奶水又断了，只好熬点稀饭什么的喂孩子。孩子就是在这样饥一顿，饱一顿，糠一顿，菜一顿的情况下慢慢长大的。说到穿，这么多年孩子可没有穿过啥好衣裳，浑身上下都是拿大人穿不成了的衣服改的，真是补钉摞补钉。日寇侵占这里以后，穷得连扯布头做鞋子的钱也没有，除

了冬天，孩子一年总有七、八个月打赤脚。不过他也确实苦惯了，一双脚片象榆树皮一样粗糙，在石子、煤渣上踩，也不觉得疼。俗话说：“穷人的孩子命大。”虽然日子过的艰难，缺吃少穿，可是孩子却象一棵小松树，茁壮地成长起来了，长到十三岁了。想到这里，强华他妈难过的心里得到了一些宽慰，不由得瞅了瞅强华，强华睡着了，睡得是那样安祥，嘴角上还流出两滴淘气的涎水。

孩子长大了，许多事情瞒不住他了。是的，去年夏天，我跟严大车、严大婶、张祥、金义一起，瞒着亲友，跋山涉水，巧妙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，在大悟山区找到了党，找到了新四军。我们怀着抗日救亡的决心，参加了新四军。严大车、张祥、金义在三营当兵。营长姓李，高高个，一脸黑魆魆的络腮胡子，人称“胡子营长”。我跟严大婶参加当地妇救会的工作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们学抗日的道理，学做群众工作，学游击战术，学打枪，有时还学文化，干得可红火啦。秋末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刚刚帮助老乡收割稻谷回来，胡子营长把我们找了去，告诉我们组织上决定派我们回沦陷区，到铁路上做地下工作，并决定成立地下铁道党支部，由严大车担任书记，张祥、金义担任委员。回去后以党的地下支部为核心，广泛发动和团结工人群众，在铁道——这个交通大动脉上开展对敌斗争。这

样与山里配合，从敌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，困扰敌人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……

“砰、砰、砰！”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沉思，也惊醒了熟睡的强华。她过去开门，外面进来一个扛着布袋的膀粗腰圆的七尺汉子，强华眼一亮，忽地从被窝里坐起来，喊道：

“爹，咋回来这么晚？”

“车在鸡公山误点了。”

“金义，你这扛的是啥，看把身上弄得白乎乎的。”

金义得意地笑了笑：“白面，吃的白面。”

“哪来的这么多白面？”强华妈用困惑不解的双眼瞅着铁金义。

铁金义眨巴眨巴眼皮，诙谐地说：

“抢的，拦路抢劫的。”

强华皱了皱鼻子，偏着头，调皮地说：

“我不信。爹哄人啦！”

强华妈望着铁金义，担心地说：

“咱家再穷也不能要那些不义之财呀！”

“谁说的不义之财。”接着铁金义讲述了这袋面的来由。他说：

“我们这趟车拉的全是大米白面。我跟严大车、张火火说，这些东西都是鬼子搜刮咱们中国的，眼下咱们家家都揭不开锅，咱们搞它一点回去救救急。大伙都

同意我这个意见。于是严大车开车，我跟张火火扒到后面车上扛了五布袋白面，埋在车头上的煤箱里。到站后，我们把车头脱了钩，开到三股道僻静处，趁天黑扛了回来。我们一人一袋，还有两布袋扛到张祥跟黑蛋家里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铁金义把肩膀一耸，盯着强华妈问：

“你说这是不是不义之财？”

“正义得很，正义得很。”强华妈斜了他一眼，高兴得抿着嘴笑。

强华在床上高兴得又跳又嚷：

“抢得好，抢得好，往后还要抢他个狗日的。”

“你快睡你的。”强华妈瞪了他一眼，他不得不躺下睡了。

铁金义吃饭的时候，强华妈把鬼子进山扫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然后焦虑不安地问：

“这情况，山里知道不知道？”

铁金义边吃饼，边压低嗓音说：

“知道，知道，三天前就叫黑蛋把情报送出去啦！”

“唉！”强华妈松了一口气，好象掀掉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：

“这就好，这就好，我怕咱部队吃亏。”

“嗨，咱师长用兵如神，还吃得了亏，这一点，你放一百个心。”

强华妈心里平静了，低头纳鞋底。屋子里一阵沉默，只有嚼饼的咂嘴声和纳鞋底的咝咝声。

睡熟了的强华翻了个身，把木板床压得嘎吱直响，被子也掀到了一边，胳膊和腿也露到了外头。强华妈走过去，把被子给他掖好。忽然问道：

“对啦，咱们去年进山的事，强华咋知道啦？”

“是他听到的。”铁金义满不在乎地答道。

强华妈皱着眉头，嗔怪地说：

“你呀，真是个马大哈，人老半辈子了，还那么粗心大意，这大的事也不避避孩子？”

“怕啥，孩子大啦，也懂事啦，应该让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干啥的。咱们作父母的不光要操心孩子的吃穿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懂得抗日的道理，跟咱们一起走革命道路。”

强华妈眼睛亮了，眸子里闪着信服的光采，她觉得丈夫说的在理，比自己看得远啊！

铁金义说：“明年我打算把强华送到根据地去上抗日学校，让孩子读点书，将来能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。”

强华妈高兴地笑了，她说：

“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，抗战前读书时脑子就灵，又肯钻研，考试成绩很好，老师总夸奖他。”

“那好，明年让他去！”

二、鬼子办起了洋学堂

“铛铛——铛！”

“铛铛——铛！”

第二天傍晚，牛角湾突然响起了阵阵破锣声，这锣声随着西北风飘得很远很远。

正在家里吃晚饭的铁路工人，都不觉一惊。有些胆小的心里打着寒战，在这生命毫无保障的动荡年月，谁知道鬼子是要捕人，还是要杀人呢？有的小心翼翼地开门开条缝，侧耳细听；有的靠在断壁残垣后面观察动静。锣声越来越近，伴着锣声传来了嘶哑的吆喝声：

“小孩上学罗！”

“小孩上学罗！”

人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不少人这才大着胆陆续来到洋槐树底下，探听究竟。

刚刚跑车回来的严大车、铁金义、张祥提着被煤烟熏得乌黑发亮的铁皮饭盒，走到洋槐树底下，猛听这一吆喝，吃了一惊。

“上学，啥意思？”铁金义将下巴颏往上一挑，问并

排走着的严大车。

严大车拍打了一下油渍的上衣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啥药！”

张祥眨了眨眼，估摸着说：

“看样子鬼子想稳定局势，长期呆下去。”

这时，他们听到群众中也议论纷纷，都在对即将到来的事态，说着自己的担心和估计：

“听说日本人在东北使用童工，是不是想诓骗咱们孩子去下煤窑？”

“我听说日本医生喜欢在孩子身上打针做试验。”

“日本人少，是不是想弄一批童男童女到日本去？”

“也许真的叫孩子去念书。”

“来啦！”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。

从村南头来了三个人，走在前头敲破锣的是李六才。大家看到他，就象看到了一块臭肉似的恶心、难受。他过去跟机务段段长杨慈善跑过腿，一贯游手好闲。一九二三年“二七”大罢工的时候，他跟杨慈善一起充当军阀吴佩孚的走狗，领着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过血腥的镇压。日寇侵占这里以后，杨慈善病死了，他就和杨慈善的儿子杨仁斋一起投靠了日寇，杨仁斋当上了这里的火车站站长，他当了铁路保安队队长。他长得獐头鼠目，满脸酒刺，矮身子短腿，活象个冬瓜。这个一贯跟铁路工人作对的家伙，当然人人厌恶，个